# 《洛阳女儿行》的原文是什么？该如何理解呢？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心旷神怡 更新时间：2025-04-21

*洛阳女儿行　　王维 〔唐代〕　　洛阳女儿对门居，才可颜容十五余。良人玉勒乘骢马，侍女金盘脍鲤鱼。　　画阁朱楼尽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罗帷送上七香车，宝扇迎归九华帐。　　狂夫富贵在青春，意气骄奢剧季伦。自怜碧玉亲教舞，不惜珊瑚持与人。　　...*

　　洛阳女儿行

　　王维 〔唐代〕

　　洛阳女儿对门居，才可颜容十五余。良人玉勒乘骢马，侍女金盘脍鲤鱼。

　　画阁朱楼尽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罗帷送上七香车，宝扇迎归九华帐。

　　狂夫富贵在青春，意气骄奢剧季伦。自怜碧玉亲教舞，不惜珊瑚持与人。

　　春窗曙灭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飞花琐。戏罢曾无理曲时，妆成祗是熏香坐。

　　城中相识尽繁华，日夜经过赵李家。谁怜越女颜如玉，贫贱江头自浣纱。

　　译文

　　洛阳有一位女子住在我家对门，正当十五六的芳年容颜非常美丽。

　　她的丈夫骑一匹青白相间的骏马，马具镶嵌着珍贵的美玉。她的婢女捧上黄金的盘子，里面盛着烹制精细的鲤鱼。

　　她家彩绘朱漆的楼阁一幢幢遥遥相望，红桃绿柳在廊檐下排列成行。

　　她乘坐的车子是用七种香木做成，绫罗的帷幔装在车上。仆从们举着羽毛的扇子，把她迎回绣着九花图案的彩帐。

　　她的丈夫青春年少正得志，骄奢更胜过石季伦。

　　他亲自教授心爱的姬妾学习舞蹈，名贵的珊瑚树随随便便就送给别人。

　　他们彻夜寻欢作乐，窗上现出曙光才熄去灯火，灯花的碎屑片片落在雕镂的窗棱。

　　她成天嬉戏游玩，竟没有温习歌曲的空暇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只是熏着香成天闲话。

　　相识的全是城中的豪门大户，日夜来往的都是些贵戚之家。

　　有谁怜惜貌美如玉的越女，身处贫贱，只好在江头独自洗纱。

　　赏析

　　在封建社会中，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：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，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，恃宠享乐。娇贵异常;而不遇之女，即使美颜如玉，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。此诗所写，盖为此而发，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，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。或谓伤君子不遇，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，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，都能讲得通。

　　全诗可分为两部分。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，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，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“洛阳女儿”这一艺术形象。开头两句对“洛阳女儿”略作介绍。以冷语发端，自含鄙夷之意。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、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，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。一为侧笔映衬，二为正面描写，一虚一买，“洛阳女儿”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。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，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，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“良人”。遇者则贵、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，暗暗含在其中。“画阁”以下四句，写“洛阳女儿”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，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，回来的时候，用宝扇遮面，被接入九华帐里。至此，“洛阳女儿”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。“狂夫富贵在青春”到“不惜珊瑚持与人”，连续驱使典故，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;结构上照应上文“良人”一句，将诗意补足。其夫正当青春年华，身享荣华富贵，意气骄奢，甚于晋代巨富石崇;丈夫亲自教她跳舞，其怜爱之情，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。“不惜珊瑚持与人”，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，将“良人”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。这里所描写的是“狂夫”之相，但细玩诗意，却是借“狂夫”之相，以形“洛阳女儿”的娇贵之态，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“洛阳女儿”而驱使笔墨的。随后，顺接上面的“自怜碧玉亲教舞”句意，迤逦而下，正面描写“洛阳女儿”在九微灯约光晕里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，通宵达旦，歌舞不休。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，暗示“洛阳女儿”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，直到天亮，九微灯才熄灭，这里以九微灯入诗，无异是把“洛阳女儿”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，从而为“洛阳女儿”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。其富贵之相，借典故婉然传出。“戏罢曾无理曲时，妆成只是熏香坐”，写“洛阳女儿”戏乐已毕，无暇练习曲子;打扮好了，依炉熏香而坐。“坐”字，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。下面又拓开一层，写“洛阳女儿”出入贵戚之家，奔走权门之内，虽语不涉讽，但讽意存焉。

　　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。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，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。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，在她未遇之时，身处贫贱地位，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。“谁怜”二字，一贯到底，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，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。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。

　　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，一贵一贱，一奢靡，一穷困，各成独立的画面，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。写法上，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，穷形尽相;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，意到即止。一繁一简，繁简各宜。诗中有讽刺，有同情，有慨叹，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。

　　简析

　　此诗题下原注“时年十六”，可见是诗人早年得意之作。诗题取自梁武帝萧衍《河中之水歌》“洛阳女儿名莫愁”，用以概指当时贵族女子。全诗写豪家女子无比娇贵逸乐的生活状况，从容颜之娇美、住宅之富丽、饮食之珍奇写到夫婿之豪奢、交游之高贵，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。其中季伦，指晋代石崇，石崇字季伦，以骄奢著称。赵李，指汉成帝后妃赵飞燕、武帝时李夫人，此代指皇亲贵戚。诗的最后两句猛然转折，以如玉越女江头浣纱作对比，在强烈的反差中突现主题，使前面的华丽描绘一下子变为对贵族生活乃至社会不公的冷峻批判，其蕴含思想之深度与批判之力度，在王维诗中甚为罕见。

　　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